

與學月刊叢篇

外十年

徐仲年著

正中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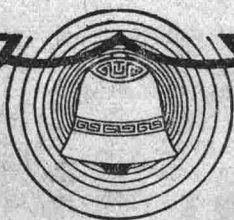
教 與 學 月 刊 社 叢 篇

海 外 十 年

徐 仲 年 著



正 中 書 局 印 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京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滬一版

海外十年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

(外埠酌加運費險費)

編著者	徐仲年
發行人	吳秉常
印刷所	正中書局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(580)

海外十年

人無根蒂時不駐

白居易

啊！往事雲煙！

白居易短歌行云：「曠曠太陽如火色，上行千里下一刻；出爲白晝入爲夜，圓轉如珠住不得。住不得，可奈何？爲君舉酒歌短歌；歌聲苦，詞亦苦，四座少年君聽取：今夕未竟明日催，秋風纔住春風迴；人無根蒂時不駐，朱顏白日相躑躅。勸君且強笑一面，勸君復強飲一杯：人生不得長歡樂，年少須臾老到來！」柳宗元別舍弟宗一云：「一身去國六千里，萬死投荒十二年。」

啊！往事雲煙！

自身從十七歲（中國算法）時出國，二十七歲（中國算法）時歸國：九載多的光陰，盡付流水；所餘下的不過是些沓嗟材料，數萬字的追述而已！

固然，我既不是「投荒」，——因爲我所居住的是法國，——又沒有「十二年」之久，然而，上海馬賽間相距三萬里，背國離鄉，形單影隻，雖云生離，可成死別！何況羣居的生

活逼得我將當年的童心斷送盡絕，至今雖不致「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成雪」，而精神上面，確比從前老得多，情感方面，也失去了以前的銳敏。哦！遊學，遊學，所爲何事？所獲何益？

不過，……假使我不出國，到了今日，難道保留得住童心？駐留得住青春？不見得罷！而且，數萬里的奔波，十年的寫讀，究竟增長了不少見聞。如果留在中國的話，國內的種種不景氣，種種惡劣環境或許早已把我這位不武裝的人，宛如打悶棍，一下就打倒了。流浪十年，究底穿了甲冑歸來：喟嘆儘可喟嘆，與惡社會周旋，宣戰，卻不怕了！

我還記得幼年時光，初到上海來，——我是無錫人，——形形色色，使我這位鄉下人目不暇給，正和一個泥菩薩跌在湯罐裏一樣！那時，最摩登的舉動是到張園去飲茶；最漂亮的車子是雲飛馬車行叫來的馬車。我首次坐馬車（是一輛篷車），車子經過石子路，蓬着凸處，向上一聳，「卜！」我的頭在篷架上撞出一個疙瘩！在張園，我看過馬戲，看過天勝娘魔術團。今日看來，這些都是極平常的事，然而當時它們的確給我以很深的印象，尤其是馬車跳舞，額生鴿蛋，真是又「痛」又「快」！

我初到法國的感想與我初到上海的感想差不多。這種新鮮活潑的感想一生能有幾回？既然有了，如何不去迴味它？

某夜我在北樓伏案工作。十二時早已敲過，街中人聲也逐漸靜了。天上雖沒有月兒，卻散佈着星星；天空染着墨綠色。房中除了我，只有壁上掛着的慈母遺像，與囊中藏着的未婚妻照相。忽然，荒場對面，從一所房子裏發出來一股歌聲。這隻歌，是我聽慣了的，迴腸蕩氣的 Ramona。歌聲又如此的銳利淒涼！我擱下筆，扶住了頭，仔細聽聆。唱到（原來唱的是法文）：

雷夢娜，我聞空際鐘聲琤琮；

雷夢娜，鐘聲響奏愛之歌頌。

妳在我的懷裏，今日教我自愛不自棄，

叫我永遠記着妳鬢髮上鮮豔的薔薇。……

（錄 Selected Songs in Hollywood 所附譯文。）

歌聲更悽惻了。這是一位流放異國的少女罷？音調中飽含着懷鄉失戀的情緒！

歌，唱完了。我希望她再來一曲；可是艸叢中稀稀落落的蟲鳴戳穿了寂寞的空氣。我重新執筆；正想寫下去，左鄰又高唱起來：這次的歌者是一位中國女子，唱的是甜蜜的夢。

是人世？是仙境？

哦！迷雲迷網，我何能擺脫？於是我開着眼做了三個夢。

第一個夢，夢在里昂金頭公園。時已深秋。白楊白楓，大半已經落葉。那日不是星期六，也不是星期日，所以遊人很少。我和她信步走去，擇無人地方走去。不久我們到了湖畔，跨上一隻小船，有意無意搖上幾槳，讓船自由淌去。她用手打着水，含笑爲我低唱這隻雷夢娜。……我還記得她穿着一身桃紅色的衣裙。

第二個夢，夢在巴黎郊外蒲魯業森林。那天，她親自駕了她的十六汽缸大汽車來接我。她穿了杏仁綠的衣服，打了一個白色大蝴蝶領結。她有說有笑，已失去她陪伴印度大詩翁時的尊嚴。她的膽子是很大的，在這樣熱鬧的市街，有時她竟開到五十啓羅密達一小時的速度，大概再開快一些，便要受警察的干涉了。到了蒲魯業，我們手挽手在大森林中散步。她一時高興，模糊地唱着這隻雷夢娜。這時，有三瓣楓葉落在她的頭上肩上；我輕輕地，彷彿恐怕觸犯了女神似的，將它們取下，但給她看見了，她搶了去，蜜蜜地吻着它們：唇色與葉色都紅得如纔出水的櫻桃！

第三個夢，夢在西子湖頭。嬌小的她，如一頭養熟了雲雀，飛繞着我，如一頭溫柔的羔羊，追隨着我。春已到了柳梢，到了湖面，到了我的心頭。她微笑着，但不開口；於是，我用中指輕輕向她額角一點，問她在那兒做什麼夢。她便謳着甜蜜的夢來回答我。她的衣服是深紅間着黑紋的。

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！桃色的夢，銀灰的夢，蔚藍的夢！我真要抄襲惡之華中一句名句來形容我自己：我「好似有千年的回憶」！

雷夢娜，甜蜜的夢；甜蜜的夢，哦，雷夢娜！

十年的留戀，固然失去了童心；可是，依照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，或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」的主張看來，這十年，似乎不能說等閒虛度：喜，怒，哀，樂，還留餘味在心頭。我現今將記憶所及，一一寫下來，很忠實地寫下來，算作我這十年中的自傳。

首送金烏上碧空 韓 偓

「法國」這個名字，兒時就聽熟了：第一因為我的父親經營絲業，數十年來，與法商時有往來；第二因為親戚中有留法留英學生，歸來盛道巴黎如何如何；第三因為常在刊物內讀到巴黎遊記，巴黎繁華記，……一類的文章。老實說：我當時對於巴黎，對於法國的感想是不健全的，只知道巴黎是一絕大的淫窟，法國是個花天酒地的國家，——我想目下還有不少人作如此想罷；——至於法國的文化何如，巴黎是否全歐文化的中心，——至少直到歐戰以前，——人家不講，我當然不知道！所以，當時之想去法國，多少含些「玩玩」的意味，而

「玩玩」之中，女色當然首屈一指！我敢於斷定：在一班想去法國，將去法國的中國男學生中，至少有三分之二如斯想法！有些人面輒，或偽道學，口中：『否！否！』心中：『唯！唯！』巴黎對於我的誘惑是女性化的。

留學，哼！談何容易？對於我，倒不一定是經濟問題，卻是機會問題：沒有機會出去，就懶得負這副鉅大久長的經濟擔子。

鏡中花，水中月，無福分的我祇能望之長嘆！

然而希臘神話中蒙着雙目的幸福女神居然無意中走到我身邊，她舉起她神祕的羊角，從羊角裏流出幸福之泉來：我竟能到法國去了！我竟能到法國去了！

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某日的下午。我從青年會歸來。父親很嚴重地交給我一張明信片，片上寫着：

「可亭老賢甥：茲有赴法機會，仲年如要出洋，可於兩週內預備舒齊，一同出去。
稚暉。」

這件事，一半在我意料之中，一半出了意料之外：該時，外祖吳稚暉先生等倡議組織西南大學，先成立海外部，擇中法國里昂 (Lyon) 城為該部地址，這便是里昂中法大學，——北平西山中法大學成立在後，——既然有了學校，當然要在國內招生的，卻不料給我有這樣

的機會！同年八月十三日下午，我以自費生資格，追隨吳先生及另外許多學生（男女一總一百五十人），跨上法國郵船卜多斯第二（Portos II）。父親發病沒有來；伯父，母親，小姑，元賽姑（留英學生），子寬叔（留法學生），靜芳妹，以及垂着兩條辮子的蕙芳妹都來送行。朋友中送行的有孫叔廣，孫季實，孫弼伍，張明煒，陳承蔭，華定一，華揆一等。母親最勇敢，當了我面竟不哭！伯父與小姑，留在駁船裏，沒有上大船。至於賽姑寬叔，老資格，爲我佈置牀位；由他們看來，乘輪船與坐電車是同樣的平常。芳妹跳東跳西，這樣摸摸，那樣拍拍，辮子不住地擺搖，弄得辮子梢上的白蝴蝶結飛也飛地顫動。我呢，叫名十七歲，其實只有十六歲多：這樣年輕的小孩知道些甚麼呢？悲哀於我是一股輕煙，而這股輕煙又給晶瑩灼燦的「巴黎」兩字所射穿！「十年，我想，不過十年：算得什麼呢？」我那裏知道少年人的十年與傍老的十年是不相同的呀！汽笛三聲，珍重萬千：我離開了我的骨肉，離開了我的祖國，向茫茫前途奔去！

駁船不見了，邊岸不見了，船出了吳淞口。哦！奇怪！胃裏有些作怪！它在那兒笑罷？用嘴來笑，是暢快的；它老先生一笑，就笑得你眼中金星亂爆，四肢軟洋洋的，立不動，坐不直！或許是暈船罷？不得了，一想到這層，越想，越真；趕快伏上船舷，果不然剛在吃的一席離別酒從胃底翻到喉頭，從喉頭衝入海中！將要出國的朋友，我告訴你：各病各藥，暈

船無藥；別的衛生用品儘可購置，暈船藥不必買，買了來是無效的。如果你犯了我的毛病，我有一個治療方法抄給你：（一）不要心慌；（二）多吃些東西，寧可吃而再吐，吐而再吃，若是空腹，更加難受；（三）勉強留在甲板上，不要關在房間裏；（四）不要看天邊與船頭，因為船頭在那兒一忽高，一忽低，倘使同水平線一比，更顯得動得利害。除此以外，實在再無別法了。我，在吳淞口外略略吐了一吐，此後逢到絕大的風浪，沒有不舒服；膽小的孫君向牀上一橫，於是四十多天的旅程睡了三十六七天！將要出國的太太，如果妳帶有小孩，妳應當知道帶領幾個月的嬰兒或五六歲的孩子都是容易的；倘使孩子只有一二歲，那就困難而且危險了：因為小孩對於海上生活既不如幾個月的嬰兒容易成習慣，又缺乏大小孩那樣的抵抗力，於是做母親的人捫了風險了。

古人說：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」；我們可以說：「悲世的人喜歡山中生活，樂天的人愛好海上生活。」自然，這句話不能死講，儘可有例外；我們不過說山中生活比較單調些，枯燥些，而海上生活，真是千變萬化！我幸而兩種生活都經歷過，所以下面所說的不是空談。

山林是不動的，人在山林中，終日所見的不過這一方天，這一塊地，——山林中的過客自然與住客不同，此處不談。山林的變化大概在乎「色」與「聲」。早晨的山林，中午的山

林，傍晚的山林，夜中的山林，晴天的山林，暴風雨前後的山林，以及各季的山林是絕然不同的：光與氣候的變化引起「色」的變化；春季的鶯啼，夏季的蟬唱，秋季的蟲鳴，冬季的死寂，雷霆怒發時的迴聲，西風過林時的濤音也是相異的。不過，……不過，這許多變化都在一個小圈子裏轉也轉，深刻壯嚴誠有之，偉大豪放則未必：自身是無錫人，雖有「江尖嘴上團團轉」的雅（？）號，卻愛海闊天空，高翔遠走。所以，山中生活宜乎休養，宜乎沉思，宜乎病人，宜乎哲學家；倘使要賞心樂意，便得遨遊海上了。

你看，海上日出，多麼美麗！

爲了要看日出，我睡在甲板上的長椅裏；——我有些過甚其辭：房艙裏的電風扇一天開到晚還趕不掉百分之一的暑氣，誰肯闖入房間裏去過夜呢？到了三點多鐘便驚醒了。天上沒有月亮，但一顆顆星在那兒很俏皮地向我們眨眼。夜，不是黑的；海上的夜，除了風雨之夕，即使沒有月，沒有星，決不是黑漆漆的，與山林之夜相反。老遠望見一座自明自熄，明熄不停的燈塔，緩緩靠近我們，一兩小時後，又和我們擦身而過，漸漸縮小，退至天邊，一不留心竟會當它是一顆星，以至不見。在這個時間裏，船已前進好幾百里了，而我們絕對不覺得船在那裏動！近晨的海風比較來得銳利，吹到面上，吹進心頭。我躡足走至某女士的椅旁，她正在夢中微笑；她所披的線毯，一半卸在地上。我輕輕爲她披好；——如果在白天

啊，你可敢？海風呀，莫吹損了這朵鮮花！

甲板上不睡的人，只有我和老遠立在船首的守望水手。至於船長室內幾位不睡的人，他

們高高在上，我也不去管他們，他們也瞧不着我：於是我有佔據整個海洋的妄感！

到了四點鐘模樣，天邊浮出數道金線。它們若隱若現，忽明忽滅，彷彿是反映着太陽光的遊絲。它們的色彩是這樣的文雅明豔，我真願摺它們起來，送給我腦中尚未留名的愛侶束髮！這些金線，逐漸加多；旁邊又增了不少銀絲：它們互相紐結，互相爭輝。水平線上面，因飄飄然有數片明霞往來，它們是水紅色的；十數年後，我閉着眼還想像得出它們的顏色，因為有位女神將它們裁作衣裳穿了！

這幾片雲或許是落色的罷，在海中蕩了幾蕩，連海水都染成桃色。而天上，露出一股青色，宛如約髮的綢帶。

是誰放上一把火，把天宮燃燒？是否萬神之王薩斯 (Zeus) 與巨神們 (Titans) 作殊死戰，以致血濺四野？是否女愛神阿弗福蒂德 (Aphrodite) 口脂抹得太濃，用一方紅綢巾，向水中拭滌？是否哪吒 太子在海濱洗混羅錦，把龍宮震動得幾乎坍塌？

千點紅，萬道金，一片火光！一片火光，萬道金，千點紅！萬道金，一片火光，千點紅！紅，金，火，……哦！宇宙之奇觀！

於是，

於是，光亮與生命的父親——太陽，出現於波濤之上！大概他還陶醉於昨夜的雨露之恩罷？他的腳步是這樣蹣跚的，身子晃上幾晃，幾乎躺倒；他終於清醒了！

她終於清醒了！

『早安！徐先生！』

『早安！某小姐！』

一縷晨曦掛在她微笑的嘴角上。

銀漢無聲轉玉盤 蘇軾

雄偉的日出比不上靜穆的月夜，尤其是海上的月夜！

在我赴法途中，有一次月夜給我很深的印象，到了今日，還不能忘記。

太陽已經落海，餘光還留戀天邊，而在降下的太陽對面，已升出一個絕大的水晶輪子。日中的暑氣，已被晚風驅逐。水手除去了大帆布篷。彷彿雨後的螺螄，乘客一個個走到甲板上面；剛吃過晚餐，肚子飽了，酒也飲足了，——用餐時每人一瓶紅酒，——面部都是紅潤的，談話聲音也高了，笑聲不時爆發。這一班乘客，有的是生命戰鬥勝利者，有的是失敗

者，有的已經告老，有的正在漩渦裏，有的不過是預備戰士——例如我們這班學生：各人的環境固然不同，可是在這一刻內，一個個被生命慾所鼓動，精神振足，或預備再戰，或引弩待發：全船充滿了生氣。

可是，夜后在旁邊微笑：『等罷！她好像在那兒說，等我高昇一些，看你們再有這樣的興奮！』她原要給人類，給動植物以休養的機會；如果在她統治之下，尚有東西佈下陷阱，在那兒戰爭，那都是瞞了她，藏在黑暗中幹的，黑夜是牠們的同黨，助牠們爲惡，而她呢，光明的她，確是和平之神！

『等罷，等我高昇一些，看你們再有這樣的興奮！』

果不然往來散步的人逐漸停止了；多情的先生們已爲他們的愛人，太太，朋友預備下長椅，一對一對坐下；單身的人孤獨地，淒涼地，緩緩地走到船邊，依在船欄上，手託了頭，向遠望去。

向遠望着月亮。

我們呢，七八位女同學，四五位男同學，自成一個團體。我們放棄了甲板上的地位，卻去佔據了船頭上，首桅下的一塊高地方。它恰恰足以容納我們十多張的長椅。我們請小姐們坐在中央，自己分坐在兩端；大家取出所帶的食物，甜的鹽的，硬的軟的，公平地分食。

這時，船頭正對着月亮。

月亮在海中洗澡，很不好意思地把一條「雲毯」蓋住了半身；可是，這條毯子是太薄了，她的光芒依舊透射出來，下注海面。她或許知道它的無用罷？她索性把它推開；於是赤裸裸地，我們望見她的全身。她披着銀灰的長髮，一顆顆水珠從髮上滑下，跌入海中，與波濤混合之先，東西跳躍，閃閃耀目。此時的海面，彷彿是一隻絕巨的水銀盤子；我們的船，是這盤子上的一粒塵沙；而我們呢，塵沙中的塵沙！

我們大家仰着頭不做聲。是不是：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（李白）？是不是：「海天愁思正茫茫」（柳宗元）？是不是：「此生此夜不長好，明月明年何處看」（蘇軾）？

此刻，有幾隻海鷗，被月光摧醒，繞着桅竿而飛；有十數頭大沙魚，頑皮地游在船前；每隔數分鐘，牠們縱身出水，混圓巨大的肚皮反映着月光，牠們竟化爲「銀」魚了！偶或我們的船與一隻張着十數道帆的漁舟交舷而過；我們只見各帆的上半或半面浸在月光裏，另一半或另一半面尚徘徊於黑暗之中，於是黑白分明，有似檀香底上刻着銀花；舟中的人，完全是黑的，憧憧往來，好像走馬燈影；它走過時，一些聲音都沒有。哦！是幻象？是鬼境？

大概感得幾分悲哀罷？某君提議唱歌消遣。唱歌，殺愁的妙法！女同學們不讓我們再度請求就唱了。她們唱的什麼？不要說我今日記憶不得，即在當時，我也不甚了了：當時我的

確傾耳細聽的，不過我的心呀，時而：「長風幾萬里，吹度玉門關」（李白），時而：沿着歌聲之線，緩緩爬上去，停在她的嘴角，——哦！甘蜜的回憶！蘊藏十餘年今日纔揭露的祕密！儻嘗她的蘭息，沒有閒暇去理會辭句了！

仙乎？仙乎？

長生的嫦娥，步出廣寒，乘着霞車，下降塵世，坐在我的身邊！

仙乎？仙乎？

唱歌的人有好幾位，惟有她的喉音激昂如金，婉轉似珠，鎮壓一切。她那時那裏知道有一個渺小的我，爲月光而陶醉，爲歌聲而陶醉，爲她而陶醉？即在今日，她或許還不知道，我也不求她知道啊！

院宇生煙次第開 秦翰玉

船行四十餘天而到法國馬賽 (Marseille)，——照確實音讀，應作馬爾賽意，——到的那天是九月二十四日晨六時。普通祇須三十五天，此次逢到大風浪，所以多走了幾天。船一傍岸，就由吳稚暉先生預先約定的石瑛先生來招呼我們一切，累他忙得一身大汗！幸而有了他，否則我們非但人地生疎，而且十分之九是啞吧（我們大部份人不懂法語）。若要單賴吳